

經部

三傳辨疑卷十

元　程端學　撰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曰繼正即位正也

案繼正即位雖爲正也然不請命于天王則不論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左氏曰王使内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収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非本義不録

公羊曰其言會葬何會葬禮也

陸氏曰會僖公葬記是以著非也胡氏曰若爲得

禮孔子何以書書之者非禮也

穀梁曰葬曰會其志重天子之禮也

趙氏曰夫子意在辨是非豈唯重之而已乎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穀梁曰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公雖僭辭然當時史法之常其曰葬我君亦史法之常豈獨僖公哉其曰謚所以成德於卒事乎加

之又謚法之常若夫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謚則不

言焉其於春秋何所發明哉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公羊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劉氏曰非也命為諸侯

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

趙氏曰錫命者功德之由苟而至非禮也穀梁說

非也案秦漢以後郡縣天下天子益尊不比三代

猶近郡國加守宰秩何得無錫命乎蓋不知賞其無功而遂妄為義也

晉侯伐衛

左氏曰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

劉氏曰按傳實伐衛者先且居也衛人伐晉按傳實伐晉者孔達也杜氏曰先且居而稱晉侯者從告辭也孔達而稱衛人者貶之也安知衛人非當時之告乎一則云告一則云貶茍便其說而已何經之有葉氏曰經言晉侯伐衛則非先且居胥臣矣文公以僖三十二年十二月辛至今年四月方練後四月不得言既祥溫會在僖二十八年文公之為也亦不得言朝王于溫三者皆誤愚謂晉果

圍邑取邑獲大夫經當詳書之經所不書則左氏

誣也

衛人伐晉

左氏曰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

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

劉氏曰古者雖越國而謀必義事也今陳與衛何

謀哉謀畔命侵小者也謀畔命侵小是非古矣何

以謂之古存耕趙氏曰無瑕可以律人晉之伐未

為是也然古無伯無私交左氏以為古者越國而謀杜預謂之合古之道失今事伯之禮豈不悖哉

未知今焉知古

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左氏曰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杜氏曰晉取衛田正其疆界愚謂左氏嘗於晉侯伐衛之下云圍戚取之其病蓋原於公孫敖會晉侯於戚之一語而妄以疆戚田之事實之皆當以

經為正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左氏曰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

東萊吕氏曰謚靈不瞑與荀偃視不可含相類人死而氣未散猶未瞑也久而氣散則瞑矣未必以惡謚與未嗣事於齊之故愚謂謚在葬時斂時豈有謚哉左氏盖得齊東野人之語而不察也

穀梁曰日髠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夷狄不言正

不正

劉氏曰非也即不日者乃不謹商臣之弑乎曰之何當葉氏曰商臣之弑不待日卒而謹也蔡世子般弑其君同此宜亦當日何爲而獨不日乎楚子卒見經者六皆非弑也而未有不日者

公孫敖如齊

左氏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

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趙氏曰此據春秋時事言之非禮經本意去左氏禮也二字劉氏曰左氏曰始聘禮也杜云明諸侯諒闇則國事皆用吉禮非也左氏見當時諸侯廢喪而聘故推以爲禮杜氏見左氏有得禮之言遂推以爲當喪而吉皆反經越禮不可以教後世者也此又明丘明不聞道於仲尼矣仲尼不云乎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二月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氏曰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

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

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

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

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

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

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

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

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

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

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非本義不録

丁丑作僖公主

左氏曰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

而作主特祀於主烝甞禘於廟丁丑作僖公主書不

時也

劉氏曰杜氏讀綏字以上為一句作字下為一句非也僖公以十二月薨以明年四月葬凡五月也不得云綏杜氏本欲遷僖公之薨在十一月僖公之薨在十一月則除喪在文二年十一月因以文納幣為十二月則與傳合矣而不顧理乖也傳云葬僖公綏作主者綏以下乃當為一句言葬僖公而作主綏即文二年經書作僖公主是也今欲屬綏於葬僖

公以明僖公為十一月薨獨不顧作主非禮也之語無所繫是傳譏葬緩又譏不當作主乎苟欲遂已之說黨其所附不求諸道真可怪也哉趙氏曰左氏云烝嘗禘于廟彼傳意者見前後經文唯有烝嘗禘三名以為祭名盡於此殊不知春秋所記祭祀唯記其失禮者於禴祠無失禮所以不記左氏不尋此意遂云烝嘗禘於廟愚謂左氏謂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亦非禮也禮既葬作主於

墓不終日而虞豈待祔而作主乎夫殷禮練而祔周禮卒哭而祔若如左氏說則用殷禮者一年無主用周禮者自葬至虞與卒哭無主乎不通之論也且作主之期自天子達于庶人亦不可言凡君也

公羊曰其不時柰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

劉氏曰文公自惰緩不作主耳何以知其欲久喪

穀梁曰作僞也僞僖公主也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

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壊廟有時日於練焉壊
廟壊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桒𣪊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而所謂祔者不過以
新主合祭於祖考之廟告以祔廟之事既祭之後
其新舊主各歸其所而未遷也祖考舊主仍歸祖
廟新主仍居靈座至大祥然後以新主入居祖考
之廟而祖考遷于高祖之廟高祖為五世祖為親
盡之主於是始祧所謂壊廟者也其見於儀禮喪

禮註文甚悉而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亦云君及從者皆玄服則是三年之後既除喪而遷矣若依周禮卒哭而祔則卒哭之後即除靈座不識孝子之心安乎否也此理之決不然者今穀梁謂於練焉壞廟則是小祥之時即不奉靈座此非小失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氏曰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已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

也適晉不書諱之也

桉經凡公如他國必書至河而復且書之不見公且書之何獨於此諱之而不書乎此必不然者也且公在喪服中如晉來討我亦有辭何為遽朝晉乎使得罪於晉晉將别有以責之不必故使大夫與盟以恥之也此皆左氏妄為之辭

公羊曰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

劉氏曰非也諱與大夫盟没公足矣何為去其氏

即内微者及晉處父盟何以辨乎陳岳氏曰苟諱之沒其盟而不書矣安有止去其族而為諱也

穀梁曰不言公處父伉也為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

以書日而知其與公盟尤臆度之甚者辨見左氏

公羊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左氏曰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縠堪其事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啖氏曰一命之大夫例皆書名不論堪與不堪存耕趙氏曰晉相繼伯方求諸侯乃使士縠尸其盟開後世不可救之禍左氏謂書士縠堪其事不亦誣乎愚謂公未嘗如晉左氏何得言公未至乎如執孔達又何為不經見乎凡此類者徒足以亂經耳

何益於本義哉

穀梁曰内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不知制此禮者誰歟其非周公孔子明矣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為

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

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

案大旱日短既為災矣不雨即旱也豈有不雨之

日長而不為災者乎雖婦人女子皆知其不然者也何足辨哉

穀梁曰歴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獻可杜氏曰僖公書不雨者三文公亦書不雨者三而穀梁解之特異夫春秋書年必具四時一時無事則書首月是以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春秋所以析而言之者盖

不可闕首月以備四時也今文公書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者蓋春夏自有異事以備四時也十年十三年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者其年之夏亦有異事不復出首月而書不雨也穀梁以二公所書之異曲生外意謂僖公得雨爲有志於民以文公不憂雨爲無志乎民穀梁蓋賢僖公而爲此說也夫文公爲人之君豈獨無憂旱之心邪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左氏曰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啖氏曰案宋當祖湯鄭又諸侯不敢祖天子故知

此左傳謬也愚謂左氏此意甚善然自湯不先契以下與其所引詩而又引君子曰以解之疎闊不切故畧之

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

何氏曰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禮諸侯禘則不礿愚謂以何氏說推公羊意則與不王不禘之義大相戾矣夫王者推其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

配之若當時功臣皆祭之則何氏謂殷祭為禘者非也夫禮雖有諸侯禘而不礿之文乃漢儒見春秋有禘而無礿故自言之耳蓋春秋常事不書故偶無礿非常乃書故有禘漢儒不識春秋之旨遂謂諸侯禘而不礿嗚呼陋哉但恐公羊之所謂殷祭者非何氏所説耳

穀梁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祭者毁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

案大事者祫祭耳故劉氏曰時祭曰有事祫祭曰大事穀梁謂大是事也訓詁哉且嘗是秋祭祫是合祭著祫嘗之說亦無理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氏曰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劉氏曰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非也於經何以

知其非微者稱人乎葉氏曰凡王之下士外小國之卿與大國之士皆一命書人公羊所謂微者春秋常法也其名例固不可亂此春秋别嫌明微之道而傳每於諸國以人見者皆為貶卿之辭必列其姓氏而曲為之說以義考之悉無所據且此伐秦之人謂之崇德春秋伐國而非其罪多矣未嘗皆見貶秦穆公雖悔過有用孟明之善何為而遽尊之乎存耕趙氏曰聖人固不以秦人之悔過而

畀中國也愚謂穆公悔過雖見於書然再伐晉以報怨則是有悔過之言而無悔過之實聖人不以人廢言故録之於書其實何徳之可崇乎晉雖不道而秦亦有以取之蓋亦無有優劣矣以爵氏爲襃貶豈特公穀之過哉其取汪及彭衙經所不書則傳亦未有可信者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左氏曰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婚

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啖氏曰魯往他國納幣事皆不書凡書者譏也他
國來則書之左氏不達此例云襄仲如齊納幣為
合禮誣亦甚矣胡氏曰左氏謂禮固非今考其歲
月是三年内圖婚可謂之禮乎更以公羊辨之譏
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内
不圖婚言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
是喪娶此說最詳范甯曰喪制未畢而納幣非禮

也左氏以為得禮是居喪可得而婚矣葉氏曰僖公以十二月甍杜預以為月誤當為十一月今以冬納幣固未知其十二月與否審十二月猶在禫則納采在三年之内矣反以為禮乎諸侯娶元妃固自有時而左氏以即位為節尤見為妄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左氏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凡曰逃者不分上下何訓詁近似

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氏曰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案王臣無外交赴弔如同盟豈禮也哉

公羊曰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

陳岳氏曰茍以使于我則書則祭伯凡伯南季毛伯叔服王季子皆使于我胡不書之茍為會葬而書則諸會葬胡不書之愚案左氏謂王子虎即盟翟泉

稱王人者也公羊穀梁則指來會葬稱叔服者也於經皆無所考而意之云爾

穀梁曰叔服也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

啖氏曰叔服若是王子則會葬之時何得不書王子乎愚謂使嘗執重以守國亦天子之大夫耳尤不可交政於諸侯守國而交政於諸侯是無天子也辨又見公羊

秦人伐晉

左氏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經言秦人而傳言秦伯經不書取邑而傳言取王官及郊凡此類皆所當刪者也且其言莫非功利之謀而非春秋本義其所引詩又無理趣故不録

雨螽于宋

左氏曰雨螽于宋墜而死也

季氏曰凡言雨者著于上見于下者也其言雨則衆多可知今言雨螽于宋者若書隕石所以記鄰國之異也愚謂據經但言雨螽焉知其死左氏盖

以螽者飛動之物今言雨螽則疑其墜而死耳然則左氏於其訓詁猶有未知也

公羊曰雨螽者何死而墜也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

李氏曰春秋書鄰國之災若襄三十年齊大災昭九年陳大災十八年宋衛陳鄭災莊十一年宋大水之類是也公羊以為王者之後記異穀梁以為志災甚杜預以為宋人喜獲天祐而來告皆非也

愚謂經但言雨螽而左氏謂墜而死何足辨哉

穀梁曰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

案經但言雨螽安知茅茨盡哉亦非以甚而書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左氏曰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

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案二年處父之盟公實不如晉左氏旣妄為之辭故此又有晉懼無禮於公請改盟之說葢此本魯朝晉旣朝而遂為盟耳晉豈懼無禮於魯者哉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左氏曰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葉氏曰救未有言伐者經書伐楚盖不直救爲緩故明年楚卒滅江若王叔桓公實同伐則何以不書於經愚謂經但書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而已而左氏謂冬以前晉先僕伐楚以救江至冬而又告于周故王叔桓公陽處父復伐楚以救江則是先僕自爲一人伐楚處父自爲一人伐楚一事而爲兩事豈足據哉

公羊曰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緩也其爲緩奈何

伐楚為救江也

公穀解其文而不解其義何益於經哉

穀梁曰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穀梁言江遠楚近非也乃江近楚遠耳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左氏曰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

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壊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劉氏曰假令卿行遂可謂之禮乎愚謂使不使卿春秋當書大夫之名以見義如紀履繻來逆女之類可也今經不書大夫之名讀者何所據而見義哉

公羊曰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畧之也高子曰娶乎大

夫者畧之也

啖氏曰傳無事跡焉知娶乎大夫劉氏曰此雖孤經無他証據然魯初納幣乃用上卿審娶大夫者禮豈如此崇乎愚謂若娶大夫之女經當書曰逆某女于齊亦不得言婦姜也

穀梁曰其曰婦姜為其禮成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

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

劉氏曰且令非禮成於齊者云公如齊逆婦姜足矣文不當没公刺譏之事未有没公也此似不識春秋不但失解而已愚謂穀梁謂成禮乎齊以其稱婦故也復曰婦有姑之辭何其自返之速也若宋蕩伯姬來逆婦杞伯姬來求婦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皆有姑之辭穀梁亦嘗自言之矣何獨於此解婦姜為禮成乎齊

哉

秋楚人滅江

左氏曰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此等處引詩皆左氏自為之所以多無理趣

衛侯使甯俞來聘

左氏曰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

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非本義不録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左氏曰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何氏曰禮尊不含卑又不兼二禮左氏以為禮於

義為短劉氏曰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二尊者也妾母稱夫人王不能正而又使公卿會之何禮之有獻可杜氏曰妾母之𧶘天王既歸含賵今又使卿會葬而左氏以為禮杜氏以為不及事穀梁以為鄙上之辭皆非也

公羊曰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

趙氏曰公穀又云譏一人兼行二禮殊乖禮意據禮含賵襚止一人兼行耳若每事須一人則磬王

朝之臣不足以充喪禮之使也

穀梁曰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已晚

胡氏曰二傳皆言兼之成風僖公之妾母也妾母不得上僭夫人既僭稱夫人天王不能正又使榮叔歸含且賵故經書之譏天王厚禮諸侯之妾母也非譏兼也何休謂去天字以貶亦非且春秋尊王安得貶乎劉氏曰春秋惡歸之云乎豈曰惡兼

之云乎又曰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亦非也穽咺豈周事之用乎何以言來啖氏曰承上言成風襚不言來可知也愚謂不言來文勢不可言來也若曰天王使榮叔來歸含且賵則其文支矣故不言來耳何有別義哉其曰賵早含晚固然然有大害理者賵早含晚非所論矣若但論早晚則無異不能三年喪而緦麻之察而已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公羊曰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

公羊謂僖公母嫡母邪妾母邪嫡妾不辨是無義也何以解經哉

王使召伯來會葬

穀梁曰會葬之禮於鄙上

穀梁不解春秋所書之㫖而論會葬之禮況鄙上之談全無禮乎

秋楚人滅六

左氏曰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案楚若滅蓼經當書之若曰不赴滅六何以赴若曰聞其事而史書之則臧文仲兩聞之矣魯史安得不書魯史既書其事既同孔子安得削一筆一哉皆所不解者也

六年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曰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

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非本義不録

冬十月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左氏曰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

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

劉氏曰左氏曰侵官也案左氏此事始末罪處父獨有稱趙宣子為能耳改蒐易將皆出晉侯何以

為處父侵官邪人君任賢不稱必將致敗苟食禄者舉當諫君況處父晉國太傅邪事有不便言之宜矣以此為侵官是教大臣拱默也左氏又曰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此欲致其法必於侵官以塗汚處父耳凡言黨者以其陰私比周不以正舉者也若舉不失人亦何謂黨乎如處父之舉趙盾趙盾卒為良大夫其退賈季賈季卒為亂而奔皆可謂當矣非故有所厚薄也春秋豈忽於此

眨之耶如使大臣見賢而舉謂之侵官見賢而不舉乃其職矣不亦謬乎康侯胡氏曰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危凡立於朝者舉當諫君况身為晉國太傅邪若以為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在位者常拱默自全陰聽人主之所為至於顛危而不救則將焉用彼相乎率天下臣子為持禄容身不忠之行以誤國家事者必此侵官之說夫許氏曰處父賢趙盾而不可姑射為國忠

謀豈曰黨哉使處父於此從容不言以免為智者是使國不用賢而用亂人也非蹇蹇匪躬臣道之訓也傳又罪其改蒐為侵官當襄公時晉政未亂卿帥之重孰能擅改使謀出處父而公行之又何咎焉愚謂使賈季以私意使殺處父經必不書曰晉殺其大夫使趙盾為處父所薦安得不殺賈季而容其奔狄又使臾駢送其帑哉大凡左氏造事遷就類如此讀者以理求之其偽自不能隱矣

公羊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

陳岳氏曰春秋書殺多矣君殺則稱君臣殺則稱臣盜殺則稱盜斯謂之君漏言稱國誤矣劉氏曰

處父見殺射姑出奔有何可疑而明射姑殺處父乎成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宋華元出奔晉然則殺山者亦華元乎愚謂審射姑聞襄公言出刺處父於朝而走當在襄公時何為在襄公既葬之後乎三傳上欲解稱國以殺下欲解既殺處父而射姑出奔既不知事實又不知春秋大義故其穿鑿如此

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

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邦衡胡氏曰案經稱國以殺君殺之也豈有臣下相殺而稱國乎又是襄公已葬方書殺處父安得謂襄公漏言哉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公羊曰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為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劉氏曰公羊謂不告朔禮也猶朝于廟非禮也非

也閏雖無常而政有常安得不告假令閏在十二月者必有立春立春之政所當告也若就前月告之則先時若就後月告之則不及時由是觀之閏自當告也

穀梁曰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為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猶之為言可以已也

劉氏曰閏月亦有政可得勿告乎吾於公羊既言

之矣朴鄉吕氏曰置閏非人之私意也以日月之行一合朔而一置月則閏月之置亦以其合朔置之也閏月雖無中氣而有朔望孰謂閏月而非朔乎公羊以為天無是月誤矣穀梁以為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亦誤矣夫喪事之不數者以年計不以月計也告朔則以月計也孰謂天子不以告朔乎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左氏曰春公伐邾間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

趙氏曰若實如左氏則經文當書以示譏經既不書何憑為實且書取皆譏之葉氏曰文公子畨叛其父我取其邑而封之辭不應無所貶此理必不然者葢傳誤須句以為國也使實有此絶大罪之祀以與鄰國叛臣其辠又大於取邑亦不應無異文也

公羊曰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内辭也使若他人然

劉氏曰非也僖公時亦嘗伐邾取須句矣何不爲

内辭哉何休曰所以深諱者扈之盟不見序幷爲

取邑故案僖公取須句之年與邾戰于升陘敗内

之師理亦可諱而何故不曰以爲内辭哉又僖二

十六年伐齊取穀書公至自伐齊者公羊以爲雖

得意且有後患故從不得意之例以致公也然僖

公之後卒無患今此縁取邑之故故扈之盟不見

序可謂後有患何不書公至自伐邾婁以起不得意乎夫取穀無患也書公至取須句有患不書公至何二三哉陳岳氏曰外事多從赴告内事多從舊史日即日不日即不日公羊謂諱之不足取穀梁曰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

劉氏曰非也設不日則聽其取乎諸取邑不日者皆聽之矣葉氏曰僖公既取須句又取訾婁一公

而連取邾二邑不謹而日文公與僖公異世而再取乃謹而日乎其輕重不倫矣此乃見内取邑十一不日而此獨日故妄意之也

宋人殺其大夫

左氏曰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趙氏曰若殺大夫衆而不書名則晉殺三郤鄭盜殺大夫何乃悉書乎故知妄也

公羊曰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内娶也

啖氏曰公羊以三世内娶便云三世無大夫不近人理

穀梁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

此非盜賊之辭安得稱人便為有罪乎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左氏曰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

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毋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毋義

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吕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辠其嗣亦何辠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

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賔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

啖氏曰上言背先蔑立靈公明蔑在秦也次言先

蔑將下軍則是在晉也何其自相背乎經言先蔑奔秦不言出明在外矣言背可也言將下軍非也蓋先蔑時為下軍將而身在秦故知誤言也木訥趙氏曰晉襄公之卒於是期年襄公之葬久矣豈晉至是始謀立君左氏之說不然也且左氏初言先蔑如秦則蔑在秦次言先蔑將下軍則蔑在晉蔑既迎雍于秦則必不肯將兵以拒秦苟已將兵拒秦豈容復奔秦邪理無可通者皆失之誣也黄

氏曰據經文之次第則傳文誠不足憑蓋全與經文相背也愚謂經不言敗而傳言敗秦師亦與經異也夫左固多誣然不應如此之詳蓋别是一時事而誤凑合於此故不倫歟

晉先蔑奔秦

左氏曰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

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不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邦衡胡氏曰晉襄卒於六年豈有至此尚未立君者則是靈公已立明矣左氏求君之說未為合理

案六年傳云先蔑如秦逆公子雍不見先蔑之歸

而此戰序為下軍之將則謂先蔑在秦亦非也此葢晉秦戰而先蔑遂奔爾不言出奔自軍中而去也

公羊曰此晉先眛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外也其外奈何以師外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

案公羊見戰後書先蔑奔秦故以令狐之役為先蔑而貶稱之耳他無所考也

穀梁曰不言出在外也

此說得之但未若孫氏之說尤明白

狄侵我西鄙

左氏曰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于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非本義不取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氏曰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

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
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趙氏曰案公雖後至豈有不知其列會之詮次乎
左氏殊失之矣劉氏曰公後至不書所會非也案
經與公盟矣何謂後會乎杜云公後其會而及其
盟此飾非之言耳會盟同地會所以為盟也今與
盟不得云後會且盟重會輕不當稍責其輕又已
稱公會諸侯矣豈不及其會者乎若實不及其會

而及其盟者書公及諸侯晉大夫盟乃可耳左氏又曰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案十五年會于扈亦不序諸侯寧復魯侯後會邪未可以類推也黄氏曰諸家皆祖左氏以為公後至而諱之殊不可曉且夫子明書公會後世安得自以公為後至邪惟許氏崔氏據經為説然此時靈公尚幼皆趙盾之為二氏以責靈公未審耳是歲中國始無伯主公羊曰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

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

劉氏曰非也在會者皆諸侯也既與公盟矣又何云眣晉大夫乎且諸侯不欲與魯侯盟乃敢眣晉大夫使之盟乎皆事之不然者也陳岳氏曰公穀傳註以文公喪取不得列於會故諸侯不序大夫不名噫宣公亦喪取文公即位二十五月方納幣宣公即位三月而逆婦則文過淺宣過深凡傳俱

不可列則新城之會文公復列之黑壤之會宣公
皆列之何邪
穀梁曰其曰諸侯畧之也
劉氏曰不知畧之者何故哉直強言之耳
公孫敖如莒涖盟
穀梁曰涖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其不日前定之
盟不日也
臨也不訓位也

八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左氏曰襄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左氏曰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劉氏曰左氏云珍之也言遂擅與戎盟得事之宜

故褒稱公子遂非也若稱公子為褒者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則貶矣彼不謂貶何也葉氏曰巵非後至書討者誤也遂本以二事出故以壬午盟趙盾乙酉盟雒戎相去四日非一事再見自不應去族何珍之云使戎果欲伐魯而遂專盟之經與其遂事則當於衡戎之後書遂與雒戎盟于暴亦不得再見名字為美若經不與之去族不書則與一事而再見者何以辨經不言遂而傳言

遂其妄可知獻可杜氏曰左氏所謂報鬯之盟者解經之實也而又曲生來討之文以合上傳後至之解既曰報盟而又曰來討是自相背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公羊曰不至而復者何不至而復者内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

內辭者臣子之辭不敢昭君之惡故有以婉其辭

者也然過之大者亦未嘗不存其實故曰公如晉至河乃復之類是也國君且不得諱曾謂為大夫為内辭乎公羊既曰内辭矣而又曰遂在外也是自相戾也

穀梁曰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為信故謹而日之也

葉氏曰言日者别其復而後奔也故經不言出謂

已出其國中自境上奔也與晉先蔑奔秦而不言出同若未如而言如不復而言復不惟春秋虛加之文乃使掩敖之惡反為不廢君命不專君命乎僑如奔齊紇奔邾皆書曰此非嫌於不信者亦何為而謹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氏曰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

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啖氏曰傳言此二人不失節故致誤節義為節非符節也如孔父義形於色而誤為女色也劉氏曰左氏云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以出公以其官逆之故皆書官非也司馬握節未如仇牧之手劍司城奉身以退不及荀息之死之左氏推彼二人為賢申此二人為賢輕重貿易賞罰昏錯莫甚於

此且身居亂兵之中茍棄節偷生則為大辠握節而死大臣之常事耳既無智力以禦亂又欲負節而私逃亦大辠也效節而出自求免罪而已未見可貴之美魯公庸人不識大義妄以其官逆之春秋何為珍之邪存耕趙氏曰大夫二卿無辠死亡此殺昭公之漸也四人者忠於公室者也而左氏謂之黨何謬邪案周官惟守邦國都鄙及出使有節六卿居官者未聞其有節也宋有六卿以王者

後即周制也司馬司城何節之云其死其亡自當

書官左氏昧其義而妄為之辭

公羊曰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曷為皆官舉

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内娶也

啖氏曰案此見以官稱是有大夫公羊曷言無乎

劉氏曰傳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不舉名氏以謂

宋無大夫也今此舉官亦云無大夫若實内娶無

大夫者都無所舉或官舉或不舉何哉愚謂宋無

大夫則何以為國今見殺者出奔者誰邪公羊之謬如此其何以解經哉

穀梁曰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也

孫氏曰不書名者三傳之義皆所未安何者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以官舉也此不書名以官脫可知矣劉氏曰穀梁曰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鄭玄解云謂無人君之德皆非也既有其大夫矣何

謂無君又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並尸三卿傳曰自禍於是起矣亦可謂無君德者則曷為不以官稱之

三傳辨疑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三傳辨疑卷十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何榮濤

三傳辨疑卷十一

元　陳端學　撰

文公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左氏曰不書王命未葬也

劉氏曰傳云王未葬也杜氏曰雖逾年而未葬故

不稱王使非也諸侯逾年尚稱公王者逾年反不

稱王毛伯求金非王命可知也書顧命曰伯相命士須材此則冢宰當國之文矣

公羊曰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則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

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

趙氏曰案前後例踰年即成君公羊言三年非愚謂天子雖居諒闇三年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然三年之内其臣民不謂之王而謂之何哉顧命曰

王麻冕黼裳又曰王再拜興王答拜康王之誥曰王出在應門内王義嗣德今王敬之哉王若曰王釋冕反喪服則當時固稱王矣諸侯當喪稱子者以未見於天子而受命也諸侯三年喪畢以士服見於天子天子命之衮冕之服然後歸而臨其臣民乃稱職焉夫天子為太子受命於父三年喪畢見於廟而已公羊既不知經理又以意推之宜其多妄也其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

法無求無理之甚夫理出於天而制作於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豈特文王無求哉

穀梁曰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案諸侯於天子各有常貢非常用之物則有錫貢求之之云豈天子臨諸侯之道哉而曰求車猶可求金甚矣過矣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左氏曰莊叔如周葬襄王

公羊曰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

案王者不書葬不知出何典乎其曰不及時過時書則有之矣然不可施之於此也若曰我有往則書此可施之魯史不可施之筆削之春秋何則凡春秋之書必有義也非我有往則書也

穀梁曰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

危不得葬也曰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

劉氏曰志葬危不得葬也曰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非也上云得臣如京師者即會葬之人矣何謂不葬乎故以日月爲例其膠固至此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左氏曰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癈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

作亂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
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
案六年夷之蒐左氏序事錯亂不可信先儒固已
辨之矣且左氏於夷之蒐既曰狐射姑將中軍以陽
處父黨於趙盾謂趙盾能而使將中軍矣今又曰
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以先克謂狐趙之勳不可廢
而從之則是晉襄既用狐射姑而又欲用士穀又
欲用梁益耳既用趙盾又用趙衰一中軍將耳既

以為子又以為父何其自相背邪況先克見殺而經不書作亂見殺者五大夫而經於二月僅書一先都而士穀箕鄭父乃見殺於三月之間若同時作亂何不一時誅之皆不可曉者也左氏之不可盡信類如此而或者用傳以疑經其亦失是非之心矣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穀梁曰卑以尊致病文公也

葉氏曰豈有夫人以為卑而不得與公俱致何哉何病文公之有魯臣被執而歸猶書夫人歸寧而歸告廟反不得書亦倒置矣此蓋傳見文姜哀姜出無有致者故以為例愚謂婦失其行夫之辠也固可以病文公矣然以為卑以尊致則非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穀梁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

案稱人以殺惟弑君者可以言其餘則否如齊人

殺無知衛人殺州吁之類是也累也之說惟君被弑者可以言之其餘則否如及其大夫荀息仇牧孔父之類是也是不可以執一論矣辨又見七年

宋殺大夫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氏曰因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葉氏曰楚人以三月伐鄭經繼書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下言狄侵齊則諸國之救在一月之內計鄭以伐告五國會師而往未為後時設楚方來伐聞五國求救而退亦豈可以不及楚師臯之此皆設以人而貶卿也愚謂春秋書救而不及事者多矣曰狄伐邢齊師宋師曹師救邢邢遷于夷儀曰楚人圍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楚人滅江豈有楚因鄭三大夫五國不及楚師而不

舉形以見於所言者哉左氏之意欲解四國稱人

而不得其說故從而為之辭

九月癸酉地震

公羊曰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

言動地亦倒置

穀梁曰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

葉氏曰記異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散於

是有地震地震與山崩皆記異也地震在國中故

史得詳其日山崩在他國史不得詳故或日或不日傳見地震皆書日故以為例梁山崩不日豈不謹之乎

冬楚子使椒來聘

左氏曰楚子越椒來聘執幣敖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敖其先君神弗福也

非本義不録

公羊曰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

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

楚雖夷狄之國然先王所封其有大夫尚矣公羊見春秋先書荆後書荆又後書大夫之名遂謂楚至此始有大夫蓋童稚之識也

穀梁曰楚無大夫其曰萩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人必有名茍以名為褒則凡名者皆褒乎使凡來我者皆褒之則聖人之作春秋不以義而以恩也吾欲問穀梁氏聖人所以書此事者其意何謂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左氏曰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葉氏曰前惠公仲子及成風之賵含亦書者以其為妾母也故今秦人歸襚雖事在九年亦書傳誤分僖公成風為兩人故皆以不當事言之而以不忘舊好為禮僖公與秦穆公本未嘗通翟泉之盟大夫之會耳且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傳固以

為非禮今乃以為禮乎

公羊曰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為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

啖氏曰僖公成風與惠公仲子何殊傳謂兩人誤也若實襚兩人史家豈將子居母上乎愚謂妾母為夫人而受夷狄不及事之襚公羊但以兼之為非禮失其旨矣

穀梁曰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劉氏曰非也秦人唯以夫人之禮襚成風故來襚之耳豈云弗夫人乎且穀梁謂魯人逼秦使來襚乎固秦人自來襚也若魯逼秦云秦弗夫人可矣若秦自來豈故欲慢魯君之祖母弗夫人哉愚謂穀梁見春秋云僖公成風而不言夫人故云然殊不知此皆本魯史之辭當秦之來襚將欲以此結魯之好安知其不稱夫人哉

十年夏秦伐晉

左氏曰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果晉伐秦取少梁與秦取北徵春秋豈有不書者

哉傳不足信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

辨見二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氏曰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黄氏曰諸家多祖左氏欲謂頃王新立而盟戴氓隠曰僖公十年秋嘗滅温温子奔衛温即蘇子也今與魯盟豈非既復其國而求與魯盟耶愚謂頃王立已三年左氏未可信也然氓隠謂蘇子復國既無事跡闕疑可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左氏曰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

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朴卿呂氏曰左氏之說恐非事實蓋楚自城濮之

後不敢萌心於窺中國襄公沒靈公幼而後楚有伐鄭之舉名魯之事然則楚蔡之次正其窺中國之始也春秋獨書蔡侯而不及他國則可知矣愚案經無陳鄭會楚子于息之事亦無楚宋田孟諸之事宋雖畏楚恐不如是之甚也當是時晉伯雖衰猶有趙盾輩握持之故十四年魯宋陳衛鄭許曹趙盾同盟于新城至昭公時宋與申之會而楚始得志焉今觀經文但曰楚子蔡侯次于厥貉而

已葢見其踟躇觀望欲以勢臨中國而未能也何至紛紛為説乎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左氏曰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

案經厥貉之次無麇子亦未嘗為會其伐麇乃吞併鄰國未必因逃歸也若成大心果敗麇師經當曰楚人敗麇師于防渚果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

經當書曰楚人伐麇今經不書傳未可信也或别是一時之事而魯史所無亦不當以解此經也

秋曹伯來朝

左氏曰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春秋諸侯踰年即位曹伯襄卒在十年八月至此二年矣此蓋喪畢來朝也左氏謂即位來朝語似未詳

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氏曰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

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劉氏曰傳以為長狄也案經無長安知是長狄哉赤狄也白狄也山戎也姜戎也陸渾戎也春秋書之未嘗畧何至于長狄而獨不書哉傳又曰鄋瞞由是遂亡杜云長狄之種絶案外傳仲尼對吳使者云周為長狄今為大人今即孔子時也孔子之

時長狄更為大人大人長狄一種也不得云亡亦不得云絶杜氏云絶據何見哉左氏云亡則自相反也康侯胡氏曰春秋正名之書其稱狄也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其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不別其種類書之于策後亦無所考矣朴鄉吕氏曰書敗狄于鹹於狄侵齊之下則其為非長狄也亦明矣

公羊曰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

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劉氏曰非也春秋有赤狄白狄山戎陸渾戎淮夷之類記夷狄如此之詳也苟有長狄如公羊所說蓋長百尺無為不言長狄也愚謂三大之說尤謬

穀梁曰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傳曰長狄也兄弟三人

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横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然則何為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内諱也

劉氏曰穀梁曰不言帥師而曰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非也不言帥師師者將尊師少耳有何可疑哉又曰何為不言其獲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内諱也云魯既射長狄之目又斷其首是

以諱之亦非也穀梁本意謂長狄一人力足敵衆故變獲言敗者起長狄之強也旣變獲言敗敗即獲矣又安得不言獲爲魯諱之説乎如何爲文哉季子敗莒師獲莒挐穀梁以爲春秋貶之令得臣獲長狄穀梁以爲春秋諱之事相同也而是非不一誰能知之要知此非長狄吾旣言於公羊矣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左氏曰郕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十二年

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劉氏曰非也即實郕伯來奔又何以辨哉且曾但以諸侯逆之便謂之郕伯春秋又沒其專土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而尊之則何以稱不登叛人哉意者郕伯以去年卒太子今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此乃真郕伯矣若以其即位日淺或謂之太

子左氏則誤以為太子出奔也戴氏曰誠如所言郕太子未嘗為君春秋豈容以郕伯書蓋必嘗為君迫於不得已而出奔也愚謂若郕太子未為君而以二邑出奔一叛賊耳安有虛尊其為諸侯而不書地之理哉左氏聞見雖博而昧理如此

公羊曰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趙氏曰若以為兄弟之國不書名曹伯陽衛侯衎何書乎劉氏曰邢遷於夷儀此自遷也宋人遷宿

此亡國之文也或降於齊師此亦自降也齊人降鄣此亦亡國之文也此類分明理無可疑然則郕本未亡公羊彊謂之亡此郕伯自來奔魯何休謂即莊公時所滅者且莊公至今七十餘年矣又曰與邿子相似亦可怪也

杞伯來朝

左氏曰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絶叔姬而無絶昏公許之

以子叔姬卒之傳考之知左氏妄也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氏曰叔姬卒不言杞絶也書叔姬言非女也

劉氏曰此事當在成九年而誤置此陸淳已言之

美邦衡胡氏曰子叔姬者魯未嫁之女若已嫁者各以國氏如紀伯姬紀叔姬宋伯姬之類是也左氏杜預皆以爲已嫁於杞見絶而歸内女被黜而歸者經文則書曰來歸如成五年書杞叔姬來歸

叔姬歸而卒於魯猶書曰杞叔姬今但書子叔姬

而不繫於國誰謂嘗嫁於杞乎愚謂禮女子許嫁

笄而字左氏謂凡字者即非女乎且莒慶來逆叔

姬亦未嫁之女也

公羊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

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

母弟也

劉氏曰公羊曰母弟也非也子叔姬者公之子也

愚謂子者男子之通稱未聞女子亦以子稱而可以為貴之者也公羊謂母弟故以子稱禮孰自出乎

穀梁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

案穀梁所引禮與經旨絕不相干且既曰子叔姬矣安得謂公之母姊妹乎

秋滕子來朝

左氏曰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事之信否未可知然於經無補

秦伯使術來聘

左氏曰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非本義不録

公羊曰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

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其為能變奈何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

胡氏曰秦非無大夫也蓋畧之故稱人術不氏再命大夫也若謂賢秦伯則楚使椒來聘楚有何賢邪愚謂賢人之賢而誣其國之有大夫豈聖人譽人之道哉況此時穆公已死乎且穆公悔過在殽之戰距今已十有三年矣不應復褒於今日也況

穆公僅有悔過之辭而無悔過之實故自殽之敗報怨者再三迨子孫不絕今其來聘不過將為伐晉之舉不知有何可賢而賢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公羊曰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為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

劉氏曰非也河曲者亦地名爾豈謂千里一曲乎若千里一曲悉可名之河曲是三河之間無他地

名直曰河曲而已不亦妄乎何休又曰明兩曲益非也戰于濆泉公羊曰濆泉者直泉也可謂兩直乎

穀梁曰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畧之也

案穀梁意謂秦晉六七戰故畧之而稱人不言及夫春秋别是非明曲直故七戰之文臯各有指歸今因其亟而畧之則是非亂曲直混矣何以爲春秋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左氏曰書時也

案左氏謂以得時書則大夫專兵擅政王制勞民毒衆皆所不罪而獨得時為可取耳陋哉斯言也然謂之時亦以夏正言也

穀梁曰稱帥師言有難也

案春秋書行父事甚明白不煩穀梁為其解釋也

十有三年邾子蘧蒢卒

左氏曰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此事殊有益於世教但邾遷不見於經文非本義

不録

大室屋壊

公羊曰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公

𦣪羣公廩

趙氏曰魯宗廟牲色所尚當依周制不應有此數種之異公羊妄說也愚謂公羊經誤爲世室故以爲魯公之廟其所引制度於春秋之旨了不相干至曰曷爲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尤其紕繆以其不關春秋不暇辨也餘見穀梁

穀梁曰大室屋壞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

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

葉氏曰大室壞公羊以為魯公廟曰世室者案明堂位言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盖周存文武二祧不毀魯以得賜天子之禮故亦欲存伯禽武公廟世不毀遂稱世室此魯之僭禮而明堂位誤載之今經曰大室則非世室也大者始祖之稱也大室當為大廟之室謂其在中而藏主者洛誥王在新邑烝祭入大室祼此其証也杜預

獨得之穀梁言大室猶世室遂以伯禽爲大室益

可見其附會矣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左氏曰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非本義不録

公羊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

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棐故善之也

獻可杜氏曰文公一出三為如晉朝也及晉侯盟也自往及還與二國會也據左氏皆畏晉為之然朝與盟會並非典禮之正安可謂善辭哉愚謂還自晉叙實事爾獨以還為善辭何歟

穀梁曰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

案還自晉一意也何以為二義哉

十有四年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左氏曰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存耕趙氏曰邾與魯鬨久矣邾之來未必以弔使之不敬也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左氏曰且謀邾也

以納捷菑之傳考之知此時非謀邾也其敘邾文

公元妃齊姜等語當爲納捷菑之傳今録于後

穀梁曰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左氏曰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就歷家之説理或有之然必指某事應某事則泥矣

公羊曰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

也何以書記異也

案晏子曰君若不改孛星將出彗星何懼則孛與彗亦當有辨下句得之

穀梁曰孛之為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下句得之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左氏曰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案新城之會諸侯已歸故書此事在公至自會之後若留師納捷菑經當書曰晉趙盾以諸侯之師納捷菑于邾今經曰晉人乃晉之微者也經曰弗克納則雖欲納而弗克之辭也三傳皆言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聞義而還夫春秋書納諸侯者五其四皆書其君之爵與其臣之帥師公伐齊納子糾楚子圍陳納頓子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何獨于此沒其

實而稱人乎荀曰惡之正當書名以惡之荀曰善其還正當書名以善之春秋豈有善之之事哉此其微者明矣且以八百乘之衆而不書帥師此其師少可知矣又獲且爲長捷菑爲次趙盾豈不知之至其以八百乘之師至其城下始聞獲且之長而即退師必無之理也設使能聞義退師猶不足以贖大夫納不正之皋何善之有哉或曰三傳同辭則固有所受豈皆不可信邪曰程子曰以經考

傳之偽今經與傳異則信經可也傳或近理尤當從經況不然邪且晉人云者左氏曰趙盾公羊曰郤缺穀梁曰郤克又左氏曰八百乘穀梁曰五百乘其所受亦失其實矣

公羊曰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捷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

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瞿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趙氏曰此乃譏其不量其事而勞師耳何足道之哉縱令諸侯豈得專廢置他國君乎何但大夫也

此乃譏辭又非實與而文不與也愚謂文與則實與文不與則實不與若文與而實不與文不與而實與豈聖人言顧行行顧言之謂哉况春秋之事皆不與者未有與之者也辨又見左氏

穀梁曰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

出也玃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案弗克納而不得耳穀梁以為義弗克則求之過矣辨又見左氏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於齊

穀梁曰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

案此義似是而實非葢春秋此事見義將書齊歸其喪故於此書敖之卒於齊非為受其喪不可不

卒也若曰不可不卒則書敖之卒於齊為得其義也故曰似是而實非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公羊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已立之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

案諸侯卒世子居喪而稱子者人之心不敢幸其父之卒而即代之又一年不二君故不敢稱君若一日繼乎其位則固一國之君矣然天下不可一

日無王亦不可一日無君舍齊昭公之嫡昭公卒舍為父後則齊之君也舉齊之臣不以君而何哉故不敢稱君者縁人子之心即以為君者定人臣之義此義與天地同有非自春秋而始有也因春秋而此義益明耳今商人弒舍是弒其君也舊史書之夫子因而録之以著商人弒君之辠則固無可疑者矣公羊泥未踰年之稱為孔子成死者以賤生者穀梁亦謂成舍之為君以重商人之弒諸

說因之雖多為辭大抵不出三傳之意遂使正大之義反為迂曲之談悲夫曰晉奚齊亦未踰年而見殺於里克書曰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何也曰舍嫡子也奚齊庶孽也當是時因奚齊而殺申生里克與諸大夫未必立之為君也故書里克弒其君之子亦舊史之文紀實事耳愚既辨之於彼矣不可與舍一槩論也曰商人稱公子何也曰亦紀實事也曰州吁無知何以不稱公子曰再命稱名

三命稱氏常法也無氏者孔子不得而加有氏者孔子不得而損苟求其同則凡例興而春秋晦矣穀梁曰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為君也

案經言弒其君則真齊君也穀梁乃曰成舍之為君則是虛加之名也既曰成舍之為君矣而又曰未成為君何哉

宋子哀來奔

左氏曰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朴鄉呂氏曰既書來奔則何可貴之有獻可杜氏曰子哀為卿而來奔是大夫失守也黨昭公實為汙君當死於其位子哀以不義而來奔安得貴之韓中甫曰子哀果同姓死其位可也果異姓弗仕可也其君無道而來奔非臣節也諸說皆就子上

生意故不取愚謂奔與去國其義不同去國者見其國有危亂之勢潔身以遠害奔者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逃奔他國以苟生者也春秋凡書奔者皆苟生者也若其可貴則春秋反不書矣何也春秋書變不書常也

公羊曰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

無聞者即穀梁失之之云謂失其氏族不知其何人故但曰子哀云耳葢已勝夫左氏謂貴之者矣

然仲尼實依魯史而書魯史當時記其名氏豈可謂無聞焉也使無聞也仲尼將不書今書之必有其義公穀盍思其所以書之意哉

穀梁曰其曰子哀失之也

辨見公羊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左氏曰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

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啖氏曰單伯明書至自齊則是大夫益明矣豈周大夫有於魯書至者哉存耕趙氏曰單伯之為王使獨左氏耳然証之經書出會書如齊書至魯皆内辭也不得言王使也左氏楚人記事雜取傳聞乃曲為之說以魯請之周假寵於王雖巧辨無所施也周有單子無單伯一國不應二爵也辨又見

莊元年

公羊曰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然則曷為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内辭也使若異罪然

劉氏曰公羊曰道淫非也案齊舍未踰年魯人豈以女與之縱令世衰多居喪而娶者春秋猶應書子叔姬歸於齊愚謂公羊不知當時事跡而妄意其如此宜其多謬也稱行人稱單伯史氏辭也何

足為義而有已執事執之說乎經但言單伯如齊不言單伯送子叔姬何得謂道淫乎且單伯魯大夫豈得與君之女同辭而言及公羊乃曰使若異罪然夫春秋記實事以見義者也豈肯泯其實以傳疑後世哉

穀梁曰私罪也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叔姬同罪也

葉氏曰單伯左氏以為王大夫而公穀以為魯大夫道淫子叔姬而見執左氏固失之二傳亦非也

經書單伯至自齊且執王大夫而魯書至此尤理之不然者蓋傳事而不傳義也公穀雖以為魯大夫然求其執而不得見則意其為道淫不近人情愈甚蓋二氏傳義而不傳事也愚謂二傳不惟不傳事又不傳義者也且公羊為道淫穀梁為淫乎齊足見其無所據而妄為之辭

十有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氏曰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

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敏

葉氏曰諸侯相聘使介有常不聞官皆從也以此為貴豈春秋之意哉

穀梁曰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盟者何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

趙氏曰案宋見有君不得稱無也又曰不言及以

國與之也案若及又書内卿則文煩而重故從簡耳無他義劉氏曰有司馬矣何謂無君乎必無君者如齊大夫盟于戚乃可通耳且華孫來不稱使以解無君猶可也指司馬而謂之無君不亦悖哉愚原穀梁之意曰無君者責其以官稱為無君猶言要君者無上與不如諸夏之亡蓋不知宋天子之後自當以官稱又稱之者魯史也何與於華孫哉

夏曹伯來朝

左氏曰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

趙氏曰案周禮諸侯猶各以歲數朝天子若五年諸侯再相朝即須四面而往無停歇時矣劉氏曰案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則諸侯於天子五年一朝矣不得於諸侯亦五年一朝也在周禮大行人之職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

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此為得中焉葉氏曰諸
侯再相朝此乃叔向所謂明王之制諸侯歳聘以
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者蓋伯王之
令以為古制非也朴鄉呂氏曰且以春秋時考之
曹小國也既當朝魯又當朝宋衛而楚鄭秦陳齊
蔡滕又皆當朝之夫如是奔走於道朝何時而已
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氏曰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絶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于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

非本義不録

公羊曰何以不言來内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

劉氏曰案此言脅我則近矣其說不言來之意則謬矣有來者有不來者此其不來者也春秋據實而言耳非爲内辭也且稱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其脅明矣可必云來也又曰筍將而來案敖死殆十月豈可置之編輿以行此又理之不然者

單伯至自齊

左氏曰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

存耕趙氏曰單伯命大夫也命大夫自不名單伯執于齊至自齊辭一如意如與婼使果為周大夫來魯何不書歸京師且無以明齊執王使之辠豈春秋辨上下之義哉愚謂單伯不能輔文公討賊而從令奉使賊庭以見辱何足貴哉

穀梁曰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此魯之命大夫耳辨見左氏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氏曰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案滅者夷其社稷入者入其國都耳

公羊曰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日也

案伐蔡偶不記日但記其入蔡之日史有詳畧不得妄加也何必為義哉且經明書戊申入蔡安得為至之日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穀梁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

書齊侵我西鄙記實事也若曰不以難介我國則是入我之國而彊為之鄙也不識春秋書齊人伐

我而不書鄙者聖人復不以難介我國乎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氏曰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盟扈諸侯無能為固也然其他會盟而無能為者

多矣未嘗不列序也何獨此盟書諸侯以見其無能為哉又諸侯會而公不與魯史固有不書者矣然所以不會必有其故或國有難或君有疾其故不一何必盡為君惡而諱之又如後期亦書其實若諱既不書後亦不書同一辭也則二者相亂誰能辨之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左氏曰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左氏前既誤以單伯為周大夫故於此又為之辭夫商人既不畏王而執子叔姬與單伯矣何為復以王故而來歸子叔姬乎其妄可知也

公羊曰其言來何閔之也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

劉氏曰非也加來何以為閔不加來何以為不閔此直來歸耳無強說也愚謂設使子叔姬有罪父母閔之不欲其服罪孔子修春秋亦閔之而不欲

其服罪也乎

穀梁曰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

劉氏曰非也郯伯姬來歸者此有罪見出者也齊人來歸子叔姬者此無罪齊人強出之者也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猶曰齊人來歸子叔姬云爾春秋直云郯伯姬來歸者伯姬有罪父母當受之而辭不教者也愚謂穀梁於其執子叔姬也既曰淫

同而同罪矣何獨於此復稱子以貴之乎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左氏曰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案如此等語及引詩疑左氏自為之如曰女何故行禮者可見矣夫曹不朝天子而朝魯何禮之有且季文子當時安得原齊侯之意而出言哉故愚擇其稍近理者取焉然亦未敢必其信也

公羊曰郛者何恢郭也入郛書乎曰不書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者何内辭也其實我動焉爾啖氏曰因其侵我遂入曹非其動我也劉氏曰入郛殆矣幾乎入矣勢不輕於圍豈得不書哉葉氏

曰曹雖我鄰此自侵我而去矣何與於我以為我動而書者妄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穀梁曰弗及者内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内辭也

穀梁上言内辭近之至謂行父失命而不明言失命之辭如何則亦億度而已至下言齊得内辭則不可解矣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左氏曰疾也

趙氏曰公若誠有疾則夫子不當譏之春秋十二公除文公之外餘未嘗書不視朔者豈皆無病而視朔常事不書也葢公性寛緩怠於國務非疾也

高氏曰若有疾則亦常事不書也此特書者見公非有疾而然

公羊曰公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

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蘇氏曰公羊曰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哀定之間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盖不復視朔矣此公羊之所以為此言也然而五月書四不視朔則六月視朔矣視朔之廢非始於此也愚謂疾病者聖賢所不能免若有疾而不視朔亦復何罪而春秋書之惟其無疾而不視朔也故書之今經不書疾而公羊自為有疾經本責其四不視朔而公羊求之四

不視朔之外所謂舍實事而務揣摩者也

穀梁曰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

此說得之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師丘

穀梁曰復行父之盟也

無所發明

毀泉臺

公羊曰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為謂之泉臺未

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

案以泉臺為郎臺亦無所考葢國都自有臺耳且莊公又嘗築於薛於秦矣安知定為郎臺邪其曰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理亦不安當時但曰築臺于郎而已安知未成已成而易其名乎

穀梁曰緩喪也以文為多失道矣自古為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

劉氏曰非也但毀一泉臺何以令喪緩乎聲姜九

月而葬所以緩者亦猶作僖公主矣豈為毀泉臺乎自古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案穀梁本以緩喪為機變出此者又似晚得公羊之說而附益之耳非一家學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左氏曰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

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矔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冦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寳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

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

胡氏曰左氏大害教君雖無道臣可得而弒乎蓋稱人以弒微者也稱名以弒大夫也劉氏曰宋昭

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因夫人而殺之如傳所說則公子鮑為不臣襄夫人為不母而宋公未有無道之實也且公子鮑欲盜其國而先施於民襄夫人欲通於鮑而遂弒其君春秋宜推公子鮑為首惡不得輕此兩人之辠反專惡宋公也傳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於此何獨異哉晉靈公楚靈王皆極惡而貪殘然其弒也春秋明書趙盾公子比之名今鮑私為惠以結民偽為禮以事六卿如

此而弑其君春秋忽其辠則亂臣賊子無所懼而勸矣存耕趙氏曰求昭公無道之實如春秋一二君者無有也特有去公族一事可以激衆怒爾左氏稱君無道大不可以訓謂之君而可弑乎愚謂豈有爲一國之君知襄夫人使之田而殺之之謀不能備之而以實行之理乎盖左氏欲附會宋人之説而撰其事以實之耳由此觀之左氏之辭十信其一二可也

公羊曰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劉氏曰非也大夫弑君有稱名氏者有獨稱名者有獨稱人者所謂賤者也至於盜則皆盜賊矣非所謂賤乎賤者也大夫相殺正當明其辠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可不講而得又何紛紛乎凡弑君公羊或云當國或云不當國使春秋之例此可通也固足信也今當國者或不當國不當國者或

當國例與文反豈可信乎且公羊分别當國以謂見輕重也夫弑君者何慼於輕重乎而固分别之哉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氏曰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劉氏曰左氏曰失其所也案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以伐齊齊人賂晉師遂還杜云不譏晉受賂者齊有喪師自宜退也與此相反矣夫宋齊俱弒君一以不伐喪雖受賂猶免於譏一以不伐喪雖不受賂不免於貶是受賂者賢乎何其頗哉葉氏曰推傳意謂林父等不能討昭公之賊故以為失其所經皆貶而稱人然崔杼親弒莊公傳言諸侯欲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且自六正至巡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

經猶歷序諸侯而不貶則貽公既無道宋獨不可以衆弑為辭以自免而經反貶林父等乎其輕重不倫矣若使四國以微者行則何以為貶則四國之稱人實微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左氏曰有齊難是以緩

劉氏曰案聲姜薨後無齊難聲姜既葬始有齊難耳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左氏曰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經書西鄙當從經杜氏乃云經誤非也

諸侯會于扈

左氏曰晉侯蒐于黄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諸侯無功與十五年無能為之說相類後又不見平宋之文皆非也

冬公子遂如齊

左氏曰襄仲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非本義不録

十有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氏曰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辨見公羊

穀梁曰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

列而數之也

莘老孫氏曰魯小國大夫有幾而兩大夫同時如齊國家之事無乃缺歟左氏以為惠公立且拜葬然則以二事行也以二事當再言如齊經一書之安知其為二事乎穀梁以為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案副介者不當見經就令同倫所譏亦淺爾惟其非禮故書之何用曲為之説愚謂春秋固有一事兼數義大義兼小義者矣然義有甚大則其

義之尤小者有所不暇論也遂與得臣如齊是也是二卿如齊而赤弑則如齊之義可謂甚大矣設使同倫相介亦在所不暇論況當時或各有介而不可必其相介乎穀梁可謂緦麻之察而忘三年之喪者也

冬十月子卒

公羊曰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

案公羊謂不忍言弑可謂不忍言日不可苟凡弑者不忍言日則隱公何以書壬辰桓公何以書丙子閔公何以書辛丑子般何以書己未乎

穀梁曰子卒不日故也

辨見公羊

夫人姜氏歸于齊

穀梁曰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有待貶絶而惡從之者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

人綏帶一曰就賢也

案春秋俱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也未有待貶絶而惡從之者謂待貶絶而惡從之者褒貶之說亂春秋者也況夫人之歸于齊不特惡宣公也夫禍亂之起必有其原而徒論其末不可以服人心夫文公闇而大夫專是禍亂之原也彼宣公者簒弒且為之豈可望其綏帶哉

莒弒其君庶其

左氏曰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

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

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皡氏有

不才子毁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

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于戾乎

劉氏曰如傳所言則子弒父也父雖無道子可弒乎弒父可匿其辠乎宣公賴僕之賂則欲授之邑

春秋亦豈賴僕之賂哉曷為蔽其惡名乎

公羊曰稱國以弑何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

衆弑其君必有主其事者焉主其事即首惡也春

秋安得不書首惡之名哉或以為缺文者近之矣

三傳辨疑卷十一